

《樱桃树下》(节选)

文 | 陈萨日娜



同屋的几个病人和家属眼睛飞快地对望了一下。赵大连胳膊伸过去，想把赵楠按回凳子上，一把没拽动，又拽了一把。

大夫交代完护理的事情，准备离开。赵大连问，大夫，啥时候能醒？

大夫说，不一定，太险了，吃大半瓶，都开始吸收了才送来，洗胃都没用了，等血浆置换完看看吧。说完，偷偷看了赵楠一眼，出去了。

赵楠老实了没一会儿，又嚷嚷饿。我跟赵大连说，你俩回家吧。

赵大连说，就在这儿吧。

我说，明天收果的来了，还没摘呢。

赵大连望着平躺的赵蕊说，不卖了。

护士这时走过来拿圆珠笔点了点说，病房只能留一个家属陪护。

我说，你俩走吧，有事我喊你。赵大连两手捂在脸上，“喇啦喇啦”地搓了半天，站起身把赵楠拽出了门。

折叠床五十块钱一宿，我没租。不愿意花钱是一方面，主要是躺下来就看不见赵蕊了，也不敢掉眼泪，害怕哭了眼睛模糊，看不清她。

病房里安安静静，赵蕊套在蓝白条的病号服里，身上插满管子，一个半人高的机器和她并排放着，声音低低地运转。走廊偶尔有人路过，感应灯亮起，她的鼻梁就成了一明一暗的两个半坡。她躺在那里，表情舒展，明和暗都像从她身体里长出来的。

我忽然觉得眼前的赵蕊十分陌生，自己能摸着她的身子，却什么也握不住。她是我的女儿，我却好像从来没拥有过她。闭上眼，我竟然一点也想不起来赵蕊生病前的样子。一个想法就这么闪进脑子里：要是孩子这次真迈不过去，是不是也算个解脱？很快，下一秒，脑子清醒了过来，我禁不住倒吸一口凉气，随后就担心起刚才的念头被什么人听了去，想了一下，我把着床沿，拼命地在黑暗中摇头。

每年这个时候，各地的樱桃贩子都来村里收果，村里特意辟出块地方当交易大集。以往，我家不太去集子，果园有名，守在园子门口，就有人过来收果。今年园子指不上了，其余树上的果，跟别家的差不多，常年合作的贩子也就不特意上门了。我们只能自己摘完，拉到集子上去卖。往年，家里都是三个人摘樱桃，赵蕊只要心情不太差，一般都能来帮忙。今年就剩赵大连一人。赵楠倒是愿意帮，可是手粗，总是连枝一起薅掉。赵大连只能自己干，两只手当六只用手。

我放心不下，抽空从医院回去一趟，刚到山坡就听见赵楠抱着赵大连腰“呀呀”地喊饿，我上去把他拉开。赵大连问，几点了？

我说，十点。

赵大连说，走吧。

我说，摘多少斤了？

赵大连说，才一百来斤。

我说，这么少，再摘会儿吧。

赵大连说，不赶趟了。

交易大集在汽修厂大院，红彤彤的樱桃，一片片地铺在水泥地上，在院里围成了一个圈，按着品种、大小、有无损伤，被分成从十块钱一斤到十九块钱一斤。

我们来得晚，场地已经没有位置，老杨两口子听见声音，跟旁边的人一起给我们腾出块地方。

一上午，赵大连反复说着一句话：我家的果子从来没低过十四块钱。贩子们还是坚持给十三块钱，说是今年樱桃行情不好。我偷偷劝赵大连，十三块钱就十三块钱吧。赵大连有点想松口，但又不甘心。赵楠在旁边饿得直跺脚，前后左右地乱转，我俩也急，谁都没心思归拢他。这么磨叽了一会儿就中午了，眼见着集子上的人越来越少，一车车的樱桃被拉走。我叫住先前的贩子说，就十三块钱吧。

贩子说，十二块钱。

樱桃过不了宿，拉回去明天还得掉价，我俩不同意也得同意了。正要装箱，赵楠在旁边没站稳，跌了一跤，结结实实坐在了樱桃上，鲜红的果子在地上“扑哧”炸开。最后我俩勉强强出一半来，卖给了收烂果的果酱公司，八毛一斤。

回到家，赵大连一句话没说，将赵楠拉到卡车跟前，指着满车的化肥说，去卸了。赵楠直勾勾地看着他。

赵大连说，卸。

赵楠转向我，咣咣地用拳头敲自己脑袋。我故意不看他，把脸扭到一边去。他只好开始搬，一袋五十公斤，他搬了两趟就要往地上躺。赵大连上来给他揪起来，说，再闹，再闹把你送精神病院！

赵蕊整整昏迷了三天，第十天才出院。虽然脱离了生命危险，但精神头照以前差远了，虚弱得很，走路晃晃荡荡，眼神也不聚焦。我隔两分钟就跟她说句话，生怕她再睡过去。过了几天，她稍微好了点，又想起了果园。最关键的嫁接步骤已经做完，小刘现在一周只来一次果园。赵蕊成天坐在院子门口守着，不再吵闹着要书，也不再问“是不是所有的哺乳动物都有睫毛”，整个人安静了很多。我在旁边看着她，一秒都不敢离开。

赵大连差不多已经接受了十二块钱一斤的价格，他每天带着赵楠上山摘果，清晨六点去，凌晨两点回。我尽可能多地给赵楠带吃的，没有韭菜合子了，就带包子，没有包子了，就将馒头切片裹鸡蛋煎一下给他带着，嘴里有点嚼的，他多少能老实一点。

到了傍晚还是热，谁都没胃口，我去下了点过水面，正捞到一半，赵大连说赵蕊又不行了。我俩急急忙

忙地往外找，最后发现她一个人在旁边的苞米地里摘野花，衣服、裤子上沾满了泥。刚把赵蕊领进屋，我就闻着有股味，看了一圈，见赵楠蹲在炉灶底下，赵大连手快，上去一把抢过他手里的东西，是煤气罐的安全阀。

夜深了，我还睁着眼。赵大连在背后，呼吸一声比一声重。我知道，他也在听着我，可谁也没有说话，月亮从窗棂爬到房顶。

总得有人先开口，我心里明镜似的，赵大连狠不下这个心，等我先开口呢。说吧，早晚的事。我劝自己，然后靠着炕柜坐了起来。我说，要不，实在不行，先把小楠送去调理调理，等这一段忙完了就接回来？

这不是我俩第一次想把赵楠送到精神病院。赵蕊高考那年，赵楠总打扰他姐姐复习，我们就狠了一次心。签好手续，置办完生活用品，送赵楠去病房，我们仨牵着手走在又长又窄的走廊里，走廊两边是一间间屋子，每间屋子都没有门板，像抠走了眼珠的眼眶。赵楠的床位在厕所对面，里面一个病情较轻的患者在值日，他坐在地上，拿着一块看不出颜色的抹布擦便池。这时走进来另一个患者，值日生站起来，用手里的抹布帮室友擦嘴。当天，赵大连说什么也不住了，退了手续，领着赵楠回了家。

再做一遍这样的决定，不比下油锅简单。好在今年的理由非常多。我说，樱桃再不摘就烂了，小蕊一会儿也离不开人，是真没办法了。

赵大连也坐了起来，分开腿，胳膊肘架在膝盖上，又开始“喇啦喇啦”地搓脸。

我说，这也是为小楠好，医院比家里照顾得专业。

赵大连抬起头，把头转向窗子，月光照在他额头上，仿佛一道白色的绸带。

我说，就一个月，最多一个月，卖完樱桃马上就接回来。

赵大连张了张嘴，什么话也没讲。

第二天起来，我没让赵楠跟着上山，点了油渣撒上白糖端到桌上，看着他俩在桌边吃，看着看着眼眶子就有点潮，我想了想，找出推子，打算给俩孩子理理发。

赵楠一直是贴头皮的寸头，赵蕊自从生病后，也剪了短发。一开始，赵大连非让她也剪寸头，说自己得劲，大人也好伺候。我怎么也没忍心，总觉得梳成那样的头型，孩子就真病了。这么多年就一直给她留着板寸头。

午后，阳光暖烘烘的，院子里成了个老大的热被窝。赵蕊、赵楠坐在太阳底下，出奇地安静。我躬下身子，光芒从正面涌进眼里，头发茬也亮起来，像极了金灿灿的麦子。赵蕊头发随我，又细又软，赵楠就随赵大连，乌黑，还硬。我逆着阳光，把推子

推过去，头发轻飘飘地落在肩上、地上。赵蕊伸出手，用掌心接住说，影子。赵楠蹲下来，撅起嘴吹赵蕊掌心里的头发茬，短一些的碎发飞到了空中，赵楠说，萤火虫。

我回屋拿笤帚，清理完地上，发现两人靠在一堆，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，影子在地上合到一起，躺在脚下，像一株粗粗矮矮的小树。我想把他俩叫醒，伸出手去摇赵楠的肩膀，他迷迷糊糊地握住我的胳膊，把脸贴在了上面。

临走前一天，赵大连老早就出门了，他拎回来四瓶黄桃罐头，每瓶大得像个小缸。我说，医院有小卖部。他没作声，将罐头装进了行李里。赵楠看到，嚷嚷着要吃，我拧开一瓶，他掏出一块往嘴里塞。赵大连说，去拿勺子。

我挨着赵大连坐下说，没事，别人家送去好几年了，也不好好的。

赵大连点上一根烟，叨了半天也没吸一口。我还想找点什么能说的话，实在没想出来，只好又检查一遍行李说，你看看还缺啥，我现在去买。

赵大连掐掉烟说，包点饺子吧。

我说，啥陪？

赵大连说，问赵楠。

舀好面，我想喊赵楠帮我挑桶水，里里外外却怎么也找不着人，我又去果园和山坡喊了一遍，都不见人影，忙叫赵大连出来一起找。等从山上绕一圈下来，见赵大连还站在园子中间。我说，你赶紧找啊！

他说，这不找呢嘛。这时赵蕊走过来，端着一盆水，哗啦啦地泼在赵大连裤子上。赵大连没躲，等她泼完说，给我找条裤子。

我说，你别管去不去医院，你先把孩子找着。

正说着，外面响起了摩托声，村主任乐呵呵地进来。看见赵蕊说，大丫头热了，玩水呢？

我说，村主任，改天上你家唠嗑，我俩得走，小楠找不着了。

村主任愣了一下说，不是你让他去快递站的吗？老杨两口子当客服，今天第一天上班，出门碰上赵楠，他非要带路，一直把他们撵到站点门口。他说是你教的，看见老杨他俩就得扶。

赵大连好像悄悄地喘了口长气，转过头问我，你说的？

我看着赵大连说，可能是说过。

村主任笑着说，有啥不好意思的，说过就说过呗，去快递站那条道不好走，没个人牵着还真费劲，亏了赵楠了。

离开时，经过院门，赵蕊还在泼水。村主任问，大丫头，这是玩啥呢？赵蕊说，还在试验当中。

八月底，村里人熬过了最忙碌的时节，一周只需上两次山，剪剪枝，浇浇水，路上也有心情看看云，看看水了。初秋的山，绿得比夏天深，稳稳当当的样子，望一眼，心能

放到肚子里似的。

人人都说，今年村里多了一景。每天早上七点，赵楠准时拎起一根鱼竿，走去老杨家。进去一会儿，门里出来一串人，赵楠牵着竿头走在前面，老杨媳妇把着中间，老杨握住竿尾跟在最后。一串人跟在太阳后面去到快递站，傍晚时分，再原路回来。中午，赵楠跟员工一起吃饭，月底从快递站领一百块钱。有人说，这回妥了，仨人能顶一个人用了。大家笑，赵楠也跟着笑，步子迈得昂首挺胸，像率领着一支军队。

赵蕊也十分忙碌，从早到晚在院子里拿着树枝挥舞。到了下午，就拎着一只水桶出来，仔仔细细给水泥地泼上水。有人问她干啥呢，她心情好的时候会告诉人家，种月亮。

傍晚的风扫过来，已经是秋天的那种凉了。赵蕊把裤腿弄得湿淋淋，我怕她着凉，为她换了好几条裤子。风又起了，我说，闺女咱回家吧，吃饭了。

赵蕊还是蹲在地上，不愿意走。赵大连骑车回来，掏出一把剪刀，两片刀刃已经用布条缠好，他递给赵蕊，赵蕊很满意地笑了，举起剪刀开始劳动，脚踮得很高，看得出她的植物枝繁叶茂。

我说，净帮倒忙，我这往回劝还劝不走呢。

赵大连递给我一张电话卡说，给赵楠买了个老人机，不能打，能接，你存上号码。

我揣在兜里，继续往回劝赵蕊。等到坐到晚饭桌边，天已经黑透了。

安顿赵蕊和赵楠睡下，我躺回炕上。赵大连已经睡着，我也很快做起梦来。梦里，我站在果园里，看见被砍掉的树桩发着金光，我伸手去摸，断桩里飞出许多鸽子，向着云端张开翅膀，直飞到跟云彩一般高的地方。然后我忽然一下就醒了，翻了个身，想起赵楠新办的手机号还没存，拿出了电话卡，打完字后，看着那串号码，觉得眼熟，又翻了几个身，想起号码后四位是赵楠的生日。

我侧过去，听着赵大连的鼻鼾，一声一声，像春雷摇动起山林。我默默在心里数他的鼻息，并没有什么意思，却又好像可以永远数下去。渐渐地，我俩的气息整齐起来，直到分辨不出彼此。我忽然想，嫁人是不是就是为了失眠的时候，能有个人让你听听他的呼吸声。

陈萨日娜，女，1991年生，毕业于英国拉夫堡大学，现为大连大学教师。作品见于《人民文学》《钟山》等，有小说被选刊转载，曾获“第九届华语青年作家奖”等奖项。

